

中国古典文学
参考資料

(第二册)



江西師範學院教務處函授教育科

1957年2月

中國古典文學參考資料（第二冊）目錄

- 一、韓愈文學的評價……………黃雲眉（1）
- 二、柳宗元文學的評價……………黃雲眉（52）
- 三、略談李后主詞的人民性……………游國恩（72）
- 四、評關於李煜的詞的討論……………毛星（81）
- 五、愛國詩人陸放翁和他的詩……………張國光（90）
- 六、愛國詞人辛稼軒……………鄧廣銘（103）
- 七、評介元曲家睢景臣“高祖還鄉”套曲……………劉未濟（118）
西廂記敘說……………王季思（124）
論“西廂記”……………徐朔方（140）
金聖歎批改“西廂記”的反動意圖……………霍松林（148）
- 十一、關漢卿和他的雜劇……………王季思（156）
- 十二、論水滸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是逐漸提高的……………聶紺弩（174）
- 十三、回答關於“水滸”的幾個問題……………馮雪峰（198）
- 十四、談“水滸”……………戴不凡（215）
- 十五、試談“三國演義”的思想性……………徐士年（225）
“西游記”札記……………張天翼（244）
- 、試論“西游記”的主題思想……………童思高（257）
- 十八、關於“琵琶記”……………王文琛（269）
- 十九、試談“琵琶記”的主題思想……………程毅中（275）
- 二十、談“牡丹亭”……………溫凌（279）
- 二一、“儒林外史”的思想與藝術……………吳組綢（286）
- 二二、論“儒林外史”……………馮至（317）
- 二三、試論“紅樓夢”的人民性……………霍松林（328）
- 二四、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鄧拓（344）
- 二五、論“紅樓夢”的人民性……………李希凡、藍翎（362）
- 二六、讀“長生殿傳奇”……………陳友琴（379）
- 二七、洪昇和他的作品“長生殿”……………宋雲彬（393）

- 二八、关于“桃花扇”的一些问题……陈志憲 (404)
- 二九、“聊齋誌異”及其作者蒲松齡……王文琛 (413)
- 三十、“官場現形記”簡論……吳 哲 (425)
- 三一、“孽海花”述評……熊起渭 (433)
- 三二、讀“說岳全傳”……李厚基 (441)
- 三三、从鴉片战争到“五四”的社会
背景和文学概况……李何林 (447)
- 三四、对“从鴉片战争到‘五四’的社会背景
和文学概况”一文的商榷及其他……傅璇宗 (464)

韓愈文學的評價

黃云眉

韓愈是中國八世紀末九世紀初的杰出的古典散文學家，這是過去早就毫無異議地肯定的了。現在是不是還可以這樣肯定呢？我們以為是可以而且是應該的。只是這裡先得說明：現在肯定的意義，和過去肯定的意義，已有本質上的區別。過去肯定韓愈的文學，往往和肯定韓愈的儒學聯繫在一起，似乎韓愈文學的成就，應該歸結為韓愈儒學的成就，換句話說，沒有韓愈儒學的成就，也就沒有韓愈文學的成就。所以他們認為韓愈文學的作品里，雖然還有若干篇未免“蠶孔孟之旨”，①但大部分可以說是能做到皇甫湜所謂“扶經之心，執聖之權”②的了。這種空洞地含混地把韓愈的儒學和韓愈的文學聯繫在一起的肯定，實際上是受了韓愈師弟的文學與儒學合一的啓示，而以韓愈所自許者許韓愈而已。到底韓愈可以被肯定的，是儒學或是文學，他們還沒有搞個清楚。可是這種肯定，却是過去最有力量的一種肯定，原因是由於這種肯定，最為宋以來效法韓愈的古文家——散文學家所樂於支持；而這種古文家，一般是不愛鑽研理學，而只愛和理學家爭取羽翼斯道的牌額者。現在我們對韓愈的肯定，主要是韓愈的文學，不是韓愈的儒學。韓愈的文學，是有卓越的成就的，而他的儒學，則僅僅跨在文學的背上騰蹕虛譽而已，它的本身談不到有什麼獨立的成就。不但沒有獨立的成就，嚴格地說，韓愈還不是過去所謂真正的“守道君子”，③韓愈的崇尚儒學，是言有餘而行不足的。因此，我們惟有以韓愈的儒學還儒學，以韓愈的文學還文學，然後才能看到韓愈文學真正的精神面貌。其次，我們肯定韓愈的文學，主要是肯定他的文學在中國古典文學的發展上，即在文體改革及其領導文體改革的運動上，有很大的貢獻；而不是肯定他的文學的形式內容，都已進入在當時歷史條

①見舊唐書韓愈傳。

②見皇甫持正集六韓文公墓銘。

③見昌黎先生集一八與孟尚書書。

件下可以認為毫無遺恨的境界。因此，我們必須揭出韓愈文學光輝的一面，同時也必須揭出韓愈文學陰暗的一面。

以上是現在和過去肯定韓愈文學本質上的區別的一個大概。

以下分三節述之：一、韓愈文學產生的主要因素；二、韓愈文學的成就及其領導古文運動的勝利；三、韓愈在文學中所反映的思想及其政治、生活。

本文限于水平，容有不少庸俗錯誤的看法，深盼讀者具體指示，俾得據以改正。

一、韓愈文學產生的主要因素

韓愈生于唐代宗大曆三年，（公元七六八）卒于穆宗長慶四年，（八二四）這一個杰出的古典散文學家所處的时代，可以說是唐帝國在安史之亂結束以後逐漸由中衰轉向中興的时代，因而它又是唐代文化再度發展特別是小說散文發展最盛的时代。為了說明這個时代文化發展的經濟基礎的實際情況，有把過去對代德憲三朝中央和藩鎮問題的錯誤看法澄清一下的必要。

過去以為代宗德宗對那些安史餘孽——藩鎮的跋扈，採用了“甄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①的姑息政策，只會使藩鎮的“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因而招致了“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②的藩鎮對中央進一步的威脅。至憲宗即位以後，憑着他的“睿謀英斷”，③進行了一系列的武裝鎮壓，（元和元年平夏州；二年平蜀，斬劉闢；三年平江東，斬李錡；五年擒盧從史，得澤潞邢；十二年平淮西，斬吳元濟；十四年平淄青，斬李師道。④）這才使“五十載已終之士，

①見新唐書藩鎮傳。

②同上。

③舊唐書憲宗紀引史臣蔣系語。

④見李翱李文公集一〇百官行狀奏，參舊唐書憲宗紀。惟李奏元和二年，平蜀斬劉闢，韓愈平淮西碑亦同，而韓愈元和聖德詩序，又有元年十月辟伏誅的話，則與紀同，今姑從二年。又李德裕會昌一品集一〇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元年廖惠琳覽辟錡，季年梟元濟及師道，錡被穆于三年無問題，此元年當作初年。又奏五年擒史憲承，則非奏原文，據紀及韓愈論捕賊行賞表改盧從史。

復入提封，百萬戶受弊之咤，重蘇景化”，①所以說“唐室中興，章武而已”，②應該是一個毫無異議的肯定。我們以為這種看法，是不符合當時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的。固然唐代藩鎮割據勢力的形成，和中央的讓步政策不能無關係；但讓步政策的決定，主要是決定於安史之亂，中央區域的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而藩鎮區域比它差得多，不讓步，可能會使中央區域的經濟破壞得更嚴重。這樣，我們難道不可以說，正由於這種讓步政策使代宗德宗朝中央區域的經濟沒有大量的戰爭消耗，它才能在某些條件的配合下，逐漸由穩定走向發展，而為憲宗朝的大張撻伐，打下了一定的基礎嗎？

所謂某些條件，我們指的主要是，劉晏的對漕運法，和劉晏楊炎對財賦制度的若干重要的改革。有了劉晏漕運法的改革，才使那條在安史之亂以後一部分航綫遭到梗阻③的運河，又能經常地靈活地發揮了它的輸送當時中央所最仰仗的江淮財賦的作用；（惟德宗初年，曾有若干次被割據勢力侵害。）有了劉晏權鹽法楊炎兩稅法等財賦制度的改革，才使當時中央能實際地有效地掌握了江淮財賦，保證了代宗德宗朝歲入的不斷增加，（代宗朝從四百万緡的歲入，至大曆末年增加到一千二百万緡。其中推行劉晏權鹽法所得的江淮鹽利，從四十万緡增加到六百万緡，超過了總歲入的半數。④）特別是能和當時已發展為土地占有的主要形態莊園制相適應的兩稅法的作用發揮得更大。劉晏漕運法和劉晏楊炎財賦制度的改革，對代宗德宗朝中央區域經濟的發展是有幫助的。但反過來說，這些制度的改革，必須有一定的生產水平為其基礎，而沒有大量的戰爭消耗，應該是代宗德宗朝所以能有一定的生產水平的重要因素。

唐代後期的農業生產，自代宗朝開始，便不斷在恢復着，發展

①見唐書穆宗紀。

②歸唐書憲宗紀引史臣蔣系語。

③通鑑二二三：“自喪亂以來，汴水潭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

④舊唐書劉晏傳：“大曆末，通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万緡，而鹽利且過半。”唐會要七八同。

通鑑二二六：“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万緡，季年乃千余万緡，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万緡，季年乃六百余万緡。”

着；而当时的手工業和商業，可能發展得更迅速。虽然安史之乱的破坏是嚴重的，但可以設想，沒有遭到破坏或者破坏較差的区域的經濟，依然有它的雄厚基礎可以繼承；而当时地方財賦的不向中央上貢，也不等于說地方和中央的經濟，完全断絕了联系。因此，唐代后期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是有它們的优越条件的，特别是那些沒有遭到梗阻的國內外交通綫，以及沒有遭到破坏的交通建置，能給予商業發展以更大的帮助。就手工業的發展說，固然那个定州的私营的大型手工業作坊，即置有五百張綾机的何明远的手工業的作坊，①出現不会太早；但它必然在代宗以來官私营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才能出現，是可以断言的。就商業的發展說，除了憲宗朝飛錢的盛行，可以証明德宗朝乃至代宗朝的商業已有一定的發展外，曾經在肅宗朝被田神功一度破坏并殺死了大食波斯等國外商千余人的揚州，②顯然在代宗朝已是一个繁榮的都市了，这只須看大曆十四年禁止王公百官及地方長吏列置邸肆与人（民）爭利的命令③可以知道。而揚州至唐代末年，还是“刀布金玉積如阜”，④还是可以称“富甲天下”，⑤顯然又是代宗以來揚州商業能不断發展的結果。我們这样說，不是僅僅在說明揚州商業的發展，同时在說明揚州是筧鈴南北的商業都市，揚州的商業發展，也就是南北都市的商業發展的反映。若唐代后期的海上貿易，則德宗朝的廣州，已有官僚資本制造海船，在那里循环不絕地進行着，⑥可見比唐代前期更發展了。因此，我們断言唐代后期經濟的發展，是开始于沒有大量的战争消耗的代宗德宗朝，而不是开始于号为中兴的憲宗朝。

我們为什么在这里对韓愈所处的时代的經濟作这样的分析呢？理由是：第一，在說明唐代后期城市人民和在政治上已獲得地位的

① 見太平廣記二四三引朝野僉載。

② 見新旧唐書鄧景山傳。

③ 見唐會要八六。

④ 見新唐書田頰傳。

⑤ 見旧唐書高駢傳。

⑥ 見旧唐書王鐔傳。

新興地主階層所喜愛的多種多樣的文藝，正和它的經濟基礎一樣，應該從縱的繼承和橫的聯繫方面去看它的發展。第二，在說明唐代後期文化發展的過程，也正和它的經濟基礎發展的過程一樣，代宗朝是中興開始時期，德宗朝是向前發展時期，而韓愈的文學和他領導的文學運動，則恰恰和唐代後期文化向發展時期的要求相符合的。第三，在說明唐代後期文化的發展，主要是文學和藝術，特別是文學發展得更迅速；就文學說，主要是小說和散文，特別是散文有了韓愈的領導，能成為唐代後期文化中一個最輝煌的運動，而這個最輝煌的文化運動，不消說正是它的經濟基礎最突出的體現。那末，我們為了評價韓愈文學，而對韓愈文學產生的社會經濟作較詳的分析，似乎是必要的。

其次，我們再說一說和韓愈的文學有密切關係的韓愈的階級成分：韓愈自己說他“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未耜攻守耕穫之勤”，①又說他“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②可見韓愈的地主階級成分是有問題的。但其屬於中小地主，即新興地主階層，或者屬於大地主，主要是世族地主階層，還是一個應該加以分析的問題。

舊唐書本傳說韓愈“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于從父兄。”新唐書本傳則說韓愈“鄧州南陽人。……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在短短數行內，新書的敘述，和舊書不同者凡三點：其一，改舊書昌黎為鄧州南陽，李白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③本作南陽，新書改南陽是對的，而于南陽上加鄧州字，仍不能沒有問題。其二，新書根據李碑，說韓愈的父親仲卿做過武昌令，而且有可以“刻石頌德”的美政；根據李翱韓吏部行狀，④皇甫湜韓文公墓銘，又說他官終秘書郎。雖然名位不大，到底不應該象舊書武斷地說他“無名位”。其三，改

①見昌黎集一感二鳥賦。

②見同集一六上宰相書。

③見明郭云鵬刊本李太白集三〇。

④見李文公集一六。

旧書从父兄为伯兄，这是旧書顯然的錯誤。韓愈文中說到兄嫂的地方，不一而足，而文中称韓会为宗兄，①为元兄，②为伯氏，③其为韓愈的長兄，可以断言。旧書作者似乎都沒有看到，未免近于荒唐。为了确切地說明韓愈的階級成分，这些新書糾正旧書的話，我們觉得有加以引伸的必要：

韓愈文中自称昌黎韓愈者凡九次，④李翱行狀，皇甫湜墓銘，并作昌黎。韓愈子昶自撰墓志，也称昌黎韓昶，⑤則旧史以韓愈为昌黎人，不能說是錯誤；可是依靠朱熹的意見，韓愈的自称出昌黎，可能和“言刘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一样。漢書地里志既有兩南陽，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又有兩韓氏，（并出漢弓高侯類当之后。）朱熹以为韓愈的世系，是属于河內南陽韓氏的一支，而不是属于原居唐屬鄧州的南陽其后徙于昌黎的一支，这問題，他在新書本傳的考異中，曾作了詳細的辨正。我們知道韓愈的先人坟墓，都在河內的河陽，即南陽地。兄会葬于此，⑥嫂鄭葬于此，⑦女挈葬于此，⑧韓愈自己也葬于此，⑨則朱熹說韓愈属于河內南陽韓氏的一支，可以凭信。新書改昌黎为南陽，而于南陽上又加鄧州字，还是和徙于昌黎的一支混淆在一起，沒有給予旧書以应有的糾正。不过实际上，無論韓愈属于韓氏的那一支，反正自后魏以來，这两支韓氏的累世名位，都不够称为閥閱；換句話說，这两支韓氏的地望，都不够作为韓愈是高門子弟，是世族地主的子弟的証明。那末，新書第一点的糾正，即韓愈籍貫的糾正是否有問題，也就失去它的重要性了。我們可以断言，韓愈的階級成分，是属于中小地主階

① 見昌黎集二四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② 見同集二三祭鄭夫人文。

③ 見昌黎集一復志賦，一〇过始兴江口感怀詩。

④ 見同集汴州东西水門記，送陸欽州詩序，送贊从事序，上巳日燕太学听彈琴詩序，送李愿归盤谷序，施先生墓銘，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苗氏墓志銘，瘞硯銘，題李先生壁等文。

⑤ 見孫棻衍續古文苑一九。

⑥ 見昌黎集二三祭鄭夫人文及祭十二郎文。

⑦ 見祭十二郎。

⑧ 見同卷祭女挈文

⑨ 見皇甫湜韓文公墓銘。

層，而不是屬於大地主階層，可是我們應該承認韓愈的階級意識，不完全屬於中小地主的范疇，而有时接近于大地主的范疇，这就不能不联系到韓愈的家庭成員給予韓愈思想上的一定的影响。新書糾正旧書的后兩点是确当的，只是說得太簡單，不能作为分析韓愈的階級成分和階級意識的根据，現在姑就这两点引伸之如下：

韓愈的祖父叡素，李白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說他做过桂州都督府長史的官，事跡無考，只在韓愈虢州司戶韓府君墓志銘①中，籠統地說他“化行南方”，其后皇甫湜撰韓文公神道碑，②也就跟着說了一句“善化行于江嶺之間”的話。叡素有子四人，長子即韓愈的父親仲卿，次少卿，次雲卿，次紳卿，并見李碑。有孫八人，③除韓會韓愈外，可考者四人，韓介韓弁韓俞韓岌，見韓愈及李翱文。韓愈的父親仲卿，李碑說他“自潞州銅鞮尉調補武昌令，……姦吏束手，豪宗側目，……居未二載，戶口三倍。”（韓愈的叔父少卿，官當塗縣丞，李碑說他感慨重諾，死節于義，但事跡無考。）韓愈最小的叔父紳卿，韓愈也在虢州司戶韓府君墓志銘中，說他先官揚州錄事參軍，為崔圓所重視，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可見他們都能以卑官站在人民的利益上，摧抑制止地方豪宗豪家的剝削和壓迫，充分表現了当时新兴势力斗争的精神。然而这种精神，沒有被三歲而孤的韓愈繼承下來；韓愈所繼承的，只是韓愈叔父韓雲卿的文学。李碑說韓雲卿“文章冠世，拜監察御史，朝廷呼為子房，”李翱韓書記夫人京兆韋氏墓志銘，④說韓雲卿官禮部郎中，“好立節義，有大功于昭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甚高，”韓愈科斗書后記，⑤則獨誇示韓雲卿的文学說：“愈叔父，當大曆世，文辭独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于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⑥不

①昌黎集三五。

②皇甫持正文集六。

③昌黎二三祭十二父兄：“嗚呼！維我皇祖，有孫八人。”

④李文公集一五。

⑤昌黎集一三。

⑥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已來數八分。”

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做三家傳子弟往來。”（唐文粹五九又六〇及全唐文四四一有韓雲卿文。）可見韓雲卿的文学，在当时实負重名；而更盛傳于大曆之世，則于文学有特別愛好的韓愈的童年腦筋中，把这个叔父作为自己文学上的學習对象，是極其自然的。再說到韓介韓會韓俞韓岌四人，虽然年齡比韓愈大，但他們的歷史都很簡單。韓介也是韓愈的同父兄，只一命率府軍佐便死了。①韓會，雲卿子，官殿中侍御史。貞元三年五月，以与吐蕃盟遇害。②韓俞也是雲卿子，官开封尉。他是一个“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③的人。韓岌，紳卿子，官虢州司戶。虽然年齡比他們長些，而表現更是平平。④从这些簡單的歷史來看，無疑地在他們那里，韓愈是不会得到一点什么东西的。然而恰恰是这个旧書錯誤地認為韓愈的从父兄，而新書糾正为伯兄的韓會，他的思想，及他的政治、生活、文学，独和童年的韓愈乃至后來的韓愈，發生了密切关系。韓會官起居舍人，韓愈一則說“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学伏一世”，⑤再則說“起居有德行言詞，为世軌式”，⑥不但把韓會的文学抬得很高，而且把韓會的品德也抬得很高，可見韓愈的童年腦筋中，又把这个親身教養的長兄，作为自己在文学上同时在品德上的學習对象了。这里，我們可以理解，韓愈的兩個仰止的对象，他的叔父韓雲卿和長兄韓會，由于韓愈的耳目涵濡的深度不同，他們給予韓愈的思想，及其政治、生活、文学上的影响，后者必然超过前者。那末韓會究竟是怎樣的一个人呢？韓愈为考功員外郎盧东美撰墓銘，說韓會盧东美等四人，“皆在江淮間，天下大夫士，謂之曰四夔，其义以为道可与古之夔臯者侔，故云尔。或曰，夔尝为相，世謂相夔，四人者，虽处而未仕，天下許以为相，故云。”韓愈文所謂四夔，其兩人为崔造張正則，韓愈文沒有提到。旧唐書崔造傳，說崔造“永泰中，与韓會盧东美張正則为友，皆侨居上元，好

① 見昌黎集三五韓滂墓志銘。

② 見李翱諱書訊夫人京兆韋氏墓志銘。唐文粹三三下李琬弔韓會沒胡中文作貞元元年，非。

③ 見昌黎三五四門博士周况妻譚氏墓志銘。

④ 見祭十二兄文及虢州司戶府君墓志銘。

⑤ 見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⑥ 見韓滂墓志銘。

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夔。”（新唐書崔造傳同。）是四夔之說，雖然頗費解釋，其為當時所盛傳，可以無疑。但四夔之中，惟崔造兩唐書有傳，而崔造的經濟之略，自德宗把他不次登用于貞元二年，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便立刻被證明是“不能權濟大事”的。①盧東美官終工部員外郎，韓愈撰他的墓志，雖然把四夔之說，加了不少渲染，而實際給予他的贊語，却只是一句“在官舉職其”，而不是什麼經濟之略。張正則事迹無考。關於韓會的記載也不多。則所謂四夔者，可以想見，他們只是一些自吹自擂名不副實的文人罷了。不過這些出身於中小地主即新興地主階層的文人，我們還不應該把他們的自吹自擂，光看作一般文人的通病，從崔造的那些據舊典以抗新制②的條奏來看，他們無疑地又都是當時大地主的追隨者。而韓會在四夔之中，不但不能例外，甚至可以說他是較熱中的一個。（按李肇國史補，以善歌者四人，號為四夔，韓會為夔頭，對四夔又作了另一種解釋，但可以證明當時盛傳的四夔，是以韓會為首的。）我們知道出身寒微為世族地主瞧不起的元載，除了個別的如李揆之類，（李揆曾譏元載為麀頭鼠目之子。③）曾對他們借故修怨外，他不但不能象王叔文的堅決進行和大地主世族地主的鬥爭，相反地，他憑着他的“納受賍私，貿鬻官秩”的卑鄙手段，及對人民的高度剝削，竟占有了和大地主世族地主一樣甚至超過他們的“連疆接畛”的“膏腴別墅”，及不可勝計的“資貨”“珍異”。④這樣一個貪婪無厭，臭名昭彰的權臣，韓會却會和他建立了相當密切的關係，即元載賜死，韓會便不能不跟着貶官⑤的那樣密切的關係，則我們說，韓會在四夔之中，是當時大地主的較熱中的追隨者，不應該算作我們的苛論，如果我們還不能舉出韓愈“兄羅讒口”⑥的這句話的事實證明。因此，我們

①新唐書崔造傳：“議者謂造舉不當時，方用之乏，不能權濟大事，
雖據舊典，奚能抗一切之制云。”

②見同上。

③見舊唐書李揆傳。

④并見舊唐書元載傳。

⑤見舊唐書代宗紀。

⑥見祭鄭夫人文。

以为把韓会和元載柳宗元和王叔文的关系之間，加以一定的区别，在分析韓愈的階級意識上是有帮助的。区别韓会和元載柳宗元和王叔文的关系，实际就是区别韓愈和柳宗元的階級意識在政治上不同的表現。虽然关于韓会的記載不多，我們不可能把他和柳宗元参加政治的歷史，作具体的分析；但就他們和元載王叔文兩人的关系來看，則前者所参加的，是代表腐朽勢力的政治活动，而后者所参加的，是代表新兴勢力的政治活动，基本上已不成問題。柳宗元的先友記，关于韓会有这样的几句话：“韓会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①似乎韓会的貶官，是为了名高多謗，不是为了坐元載的党，我們以为这是一种回护，这是柳宗元在先友記中僅有的回护。柳宗元是一个始終坚持他的政治方向者，他不为自己的貶官回护，而为韓会的貶官回护，顯然不是借别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而是由于这位先友和元載的关系，在柳宗元看來，是十分可恥的，不管他是一个帮兇，或者只是一个“善清言，有文章”的权門的帮閒。

可能有人問，我們說韓会在四夔之中，是当时大地主的較热中的追隨者，除了和元載的关系外，是不是在他的土地占有上，也可以举出一些根据呢？我們的答复是，和他的事迹一样，是不多的，然而却是可靠的。韓氏在宣城有一所庄園，韓愈示爽詩：“宣城去京國，里数逾三千，……臨分不汝誑，有路即归田。”②就是指这所庄園。韓愈的父親仲卿，是一个能使“姦吏束手，豪宗側目”的武昌縣令，他不会也不可能建置这所庄園，这所庄園的建置者，必然是著名于江淮間的韓会。韓愈的复志賦，③歐陽生哀辭，④祭十二郎文，并有就食江南的話，而祭鄭夫人文，更有“百口偕行，避地江濱”的話，所謂江南江濱，都是指这所庄園的所在地宣城而言。韓愈自韓会死于韶州，跟着嫂鄭归葬韓会于原籍河陽后，便帶着百口，在宣城的庄園上，过着他不劳而獲的剝削生活。他的能專心

①見柳先生集一二。

②昌黎集六。

③同集一。

④同集二二。

“講習”“古訓”，①即在这时候开始，直到十九歲去京城②为止。（韓愈自去京城后，文中屢言貧乏情况，大概宣城庄園的生產，以韓愈不善管理之故，收入逐漸減少了。）这里，我們虽然还看不出宣城庄園范围的大小，但可以看出，韓会在貶官前所过的剝削生活，已不同于一般地主的水平。韓愈祭十二郎文說：“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則韓愈就食这所庄園的时候，韓氏親丁，只有兩口，所謂借行的“百口”，必然是他們剝削的对象——奴婢無疑。可是有人以为祭鄭夫人文中的“百口”的口字是訛刻，某些刻本作日字，这是后人的妄改。無論百日的話不可通，而韓愈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詩既有“誰云經艱難，百口無天殤”③的話，其过始兴江口感怀詩，也明明說“憶昨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还相逐，旧事無人可共論。”④前后互証，“百口”之为奴婢，不待多辯。奴婢是地主剝削的对象，地主不在極其顛沛的情况下，決不肯輕易遣散奴婢，韓会貶官后，还帶着这么多的奴婢，是不足怪的。比韓会更顛沛的李揆，不是帶着大部分是奴婢的“孀孤百口”，“萍寄諸州”至十五六年之久嗎？⑤这种現象，一般只能發生在大地主主要是世族地主的階層內，其發生在新兴地主的階層內，應該算是例外。因此，我們撇开韓会和元載的关系不論，單从韓会的奴婢的占有，來估計他的土地的占有，我們說韓会在四夔之中，是当时大地主的較热中的追隨者，更不應該算作我們的苛論。

就上所述，韓会是怎样一个人，可以得到一个較清楚的輪廓了。由于韓愈是一个三歲而孤便被韓会教养長大的人，很可能，他是韓会的思想及其政治、生活、文学各方面的繼承者，虽然只是部分的繼承，而不可能是全部的繼承。韓会的文学造詣，我們虽然沒法介紹，但很可能，它在韓雲卿和韓愈之間，有形無形地，建立了前后授受关系。这种文学的授受关系，應該是韓愈文学的奠基过程

①复志賦：“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于江之南，始專專于講習兮，非古訓而無所用其心。”

②祭十二郎文：“吾年十九，始來京城。”

③昌黎集二。

④同集一〇。

⑤見旧唐書李揆傳。

中的一种主要帮助。惟就韓愈文学整个的成就來說，韓会給予韓愈文学的危害成分，更多于帮助成分。文学不能不反映作者的思想，及作者在政治、生活上各方面表现的內在本質。韓愈既是韓会的思想及其政治、生活的部分的繼承者，尽管他不能不結合自己在政治、生活上的特殊情况，而就大体來說，則他在政治方向上，表現为一貫維護大地主利益，反对以王叔文为首的新势力集团的政治改革，在生活作風上，表現为和旧官僚沈滢一气，都可以列举事实來証明的。这些表现的內在本質，反映到他的文学里，不能不使他的部分作品，在形式內容的統一上受到一定的危害。那末，我們为了評價韓愈文学，而对韓愈的階級成分作較詳的分析，似乎也是必要的。

韓愈时代的社会經濟，和韓愈的階級成分是一致的；但由于韓愈虽然出身于中小地主階層，而他的階級意識，却接近于大地主階層，所以在一致之中，又是不一致的。它們的一致，和它們的不一致的錯綜关系，應該是韓愈文学成就及其成就限度的主要因素。当然，我們还得承認，这僅僅是主要因素，不包括韓愈文学構成它的光輝面和陰暗面的所有一切因素。簡單的理由，是尽管具有和韓愈时代同样的社会經濟，及和韓愈同样的階級成分，不可能孳生兩個韓愈乃至孳生兩個别的文学家一模一样的文学的精神面貌。

二、韓愈文学的成就及其領導古文运动的勝利

韓愈文学——主要是散文的成就，及其所領導的唐代散文和駢文的斗爭——古文运动的勝利，首先是和韓愈时代的社会經濟的發展情况，及韓愈时代的中小地主即新兴地主对文体改革的一般要求分不开的。这从韓愈时代的散文，已不和六朝以前的散文一样，而具有它的進步的时代标志，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时代產生了韓愈文学，并產生了唐代的古文运动，我們决不能也不会說有了韓愈的文学，然后才有唐代的古文运动；但如果說唐代的古文运动的勝利，可以無待于韓愈的領導，也是不对的。不論何种运动，不論參加运动的羣众，僅僅是自發的或者是自覺的，总不能沒有若干先進者，提供自己的親切的經驗，为羣众指示出一定的符合羣众要求的运动方向，并不断地鼓舞他們，支持他們，使羣众都有信心，为运动而

努力到底，然后运动才能獲得最后的勝利。这是一般运动的常例，唐代古文运动的勝利，当然不能例外。而韓愈在这个文体改革运动中，正是一个最有經驗的先進者，也就是一个最有力量的領導者。尽管我們可以說，由于韓愈領導的动机不純粹，使运动的發展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我們竟畢應該承認：有了韓愈的領導，这个运动才能成为唐代后期文化中一个最輝煌的运动。

韓愈为什么能綽有余裕地負起唐代古文运动的領導責任呢？自然，首先應該說明的，是韓愈文学——主要是散文本身的成就。韓愈文学的成就，和过去一般文人学者一样，也有它的家学淵源，及其和前輩的师承关系。

我們在前節文中，說到韓会的文学，很可能在韓雲卿和韓愈之間，有形無形地，建立了前后授受关系，这种文学的授受关系，應該是韓愈文学的奠基过程中的主要帮助。我們这些话，虽然在前人，甚至在韓愈自己的記載中，都沒有看到，但我們認為，象特别爱好文学的韓愈，在他童年乃至童年以后的腦筋中，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受到同样負重名的叔父和長兄的文学的影响，是可以理会的。这是韓愈文学的家学淵源。旧書韓愈本傳：“大曆貞元之間，文学多尚古学，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肅最称淵奧，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于一代。”可見韓愈文学，除了家学淵源外，韓愈的前輩独孤及和梁肅的文学，也曾給予了韓愈文学以一定的帮助。韓愈于孤独及，我們認為晁公武郡齋讀書志①引唐實錄“韓愈师其为文”的話是可靠的。虽然韓愈撰独孤及子独孤郁墓志，只說“憲公(孤独及)躬孝，踐行篤實而辨于文，劝飭指誨，以進后生”，②孤独及卒于代宗大曆十二年，③韓愈还只十歲，当然不可能在他的直接“劝飭指誨”的“后生”之列；但这不等于說，不是親炙者，便沒有“师其为文”的可能。韓愈于梁肅又是怎样呢？梁肅是親举韓愈的人。韓愈与祠部空外書說：

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时亦幸在得中，而未
知陸之得人也。其后一二年，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

①見郡齋讀書志四上。

②見昌黎集二九唐故秘書少監独孤府君墓志銘。

③見唐文五八崔祐甫独孤及神道碑。

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①

而新書文藝歐陽詹傳，也說歐陽詹“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韓愈在書中特別提出的梁肅所舉的八人，可能就是文藝傳中所提出的韓愈等八人。韓愈登進士第，在德宗貞元八年，當時他還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年青作家，不消說，他的文學的成就，還在較低的階段，而梁肅當時正是一個“譽塞天下”^②的文學前輩，韓愈既為梁肅所舉，則被舉以前的若干時期內，我們認為韓愈跟梁肅建立他們文學上的師承關係，即本傳所謂“從其徒游”的關係，（參閱王定保摭言。^③）是很可能的。梁肅所舉的八人，既“皆天下選”，而他又能使一個崛起的李翱，許他為唯一知己，^④可見他原是一個善于以文學獎掖後進的人。後進以文學請益，尤其是被他類及引象韓愈等那些最優秀的年青作家們，他們把他作為他們共同的文學的“鑽仰”對象，應該是易於理會的事。因此，我們這裡也不妨作這樣的肯定，孤及梁肅，並給予了韓愈文學以一定的幫助，而後者給予的幫助，至少不會差於前者。這是韓愈文學和前輩的師承關係。

唐代的散文，到韓愈時代，才出現了唐代最典型的散文形式。這種最典型的散文形式，是由一種過渡的散文形式發展而來。韓愈以前的散文，不論韓雲卿韓會作的也好，孤及梁肅作的也好，它們或多或少地卻還保留着一些六朝文學的殘余架格。這種六朝文學的殘余架格，在韓愈領導的古文運動中是被揚棄了。但不容否認，他們的這種散文形式，正是一種過渡的散文形式。為了說明韓愈散文的成就，不能撇開韓愈的家學淵源，及其和前輩的師承關係，原因就在於此。可惜的是，由於這個自待太高，公然敢說“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⑤的韓愈，他沒有或者不肯把這些淵源和關

①昌黎集一七。

②見李文公集一感知己賦。

③王定保摭言七，說李觀韓愈李絳崔羣“共游梁補闕之門，居三年，肅未之見，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借行，肅異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為肅所稱，復獎以交游之道。”

④見感知己賦。

⑤見昌黎集一八答呂聖山人書。